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三十三回 大主筆空談紙上兵 小老爺想吃天鵝肉

話說錢瑟公屍身送回了公館，搭放在客堂中央，此時寧記報關行眾伙友也各來了，七手八腳忙亂著蓋搭孝堂，錢太太等嚎陶大哭，眾親友聽了，無不心傷淚落。馬靜齋見孝堂搭好，諸事大致楚楚，隨向祥甫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兩人出了錢公館，各僱部東洋車，祥甫自回厚生莊去了，靜齋也徑回公館，次日到店叫出店司務，把送來各報拿進帳房，坐在藤椅上逐一翻閱，見錢瑟公遇刺案，各報上都有記載，不過所記情形詳略各不同，獨神州日報有一篇很新穎的議論，瞧得靜齋不禁連聲喊妙起來。忽聽一人道：「什麼妙，妙的是什麼？」

靜齋回頭，見是春泉，忙道：「東翁你來瞧，這篇議論妙不妙？」

春泉就靜齋手裡接來，一邊瞧一邊念道：

關於錢瑟公暗殺案之偵探研究

自錢瑟公暗殺案出現，各方面之議論不一。有謂范高頭之黨所殺者，然范高頭正法已久，彼其人死黨散，至今猶有人為彼報仇乎？則彼黨之團結力至偉。此一疑問也。有謂係某淫棍黨所為者，此則適逢其會，殆亦不能無疑。然此皆不過偵探此案之遠因也，至就當時槍殺情形，加以研究，其中曲折甚多，不可不詳加考察，以為偵討之資料。

一 兇手與瑟公果已說話，則此兇手當係瑟公所熟識者，若係瑟公熟識之人，則草蛇灰線不難追尋。惟究竟曾否與瑟公說話？小馬夫之言是否足恃？此不可不研究者一。當兇手發槍時，小馬夫究立於何處？有無第二人經過此弄？又此弄門前常設一書攤，此時書攤亦設在否？管門人亦在門樓否？據死者驗屍時情形，兇手發槍，係迎面而放，則隨於瑟公後之小馬夫，應見兇手面貌，且其地距浙江路停車熱鬧之場不過數步，何以小馬夫不呼救，而轉反身躲入妓院？若謂心地受驚恐已極，竟忘呼救之事，則又何為而能從容脫去馬夫號衣？此又可疑之一點也。

且據小馬夫所言，追躡兇手所經之路，乃福州路（即四馬路）最熱鬧之一段，不但此時擊擊肩摩，人極擁擠，且如群仙戲園等處，皆常立有巡捕，及戲園門外，常有立不移步之案目，其數頗多，此種人多與馬夫認識，何以此小馬夫絕不呼人協助拿此兇手，而必遠隨兇手至跑馬廳？此又可疑之一事也。

若謂此小馬夫幼不解事，不能受重大驚恐，遂至失其常度，然人既失常度，必不能自知脫衣為避禍計，更不能有從容追躡兇手之行為矣。且閱者試思福州路一帶，每日最鬧時，鬻張之聲音率發自馬夫之口，蓋馬夫最善叫，非羞澀之閨人可比，此小馬夫當時何以絕不一叫，而令兇手徜徉逸去乎？此尤最宜研究之疑問也。

又觀此次兇手所用，係新式手槍，其銅帽能隨放時自然脫出，此種手槍，非多金不能購置，上海出賣此槍之洋行其數有限，不難根究以得端倪，此亦偵探上宜查之要著也。福州路距離法界甚近，兇手逃路，以情理推之，當由群仙間壁福致裡口直趨法界，何以兇手復往返曲折而趨跑馬廳，向南京路而去？況彼欲向南京路奔逃，何不徑由東平安裡口出浙江路？此亦一疑問也。

瑟公與范高頭、范毛毛、及淫棍某、女優某、以及龜鴿之關係，其最著之事，知者甚多，故今日恒情，多向此處懸揣，實則多無憑證。蓋瑟公畢生關於此等之事，不知其數，最近有無別項事件，足供此案偵探推測者，

錢之家人，及其至友，必能知之，是亦不可不詳細調查者也。總之滬上社會，本至複雜，瑟公以一身投入於此複雜社會之中，睥睨群倫，而用以自豪，是則側目屏息於彼之旁者，必非一二人可知。

此次暗殺，以其現狀推之，中外人士均能決定為仇殺，是則兇手必與瑟公勢不兩立，或更具深仇宿怨。瑟公生平此種深重仇怨之人，究有若干？彼之朋友與家人，當不難一一指數，以供偵探家之研究，將來結果，或竟出於今日眾人推度之外，亦未可知。

蓋善為偵探者，固當就眾人忽略之處加以精密調查，則必可得曲折之端倪矣。暗殺之案，出於妒奸者最多，出於謀財者亦眾，瑟公素愛女色，姬妾多來自妓院，並聞有外室數處，此次之案，不知於女色上有無關係？此亦不可不詳細調查者。從前優人高彩雲，因奸欲謀殺瑟公，以車夫救得免。現高彩雲雖死，而繼高彩雲者又安知無人乎？偵探此案者之眼光，當能照及，無俟多述。

近日外間紛紛議論，僉謂與某淫棍有關係。然某淫棍究竟在滬與否？此又不可不調查者。聞有人云，曾見該淫棍於晉興裡；又有雲已遷於武昌路者。若果如是，彼仍匿於上海，此即不能無疑。瑟公平日廣於交遊，所往來者固多士大夫，而中下社會之人，亦與之廣通聲氣。但上等人與下等人，其性質既異，故其對之之手段，亦須迥然不同。蓋下等人每每藉上等人之勢力，以欺壓中下社會，而用外人之力量，尤易流於此弊。故租界訟案，暗中與瑟公有關係者頗多，瑟公與人結仇之處，此亦其一端。

大率常人之性，受創愈深者，其復仇之念亦愈切。瑟公平日於此種事，誰人受創最深，仇之最切乎？此亦不可不詳悉研究者也。又聞兇手殺瑟公之時，曾操上海土音，曰上上，則此人非他處之人可知。此人既為滬人，而小馬夫又不相識，則此人或與瑟公無密切之關係，而係受人僱傭而來，亦未可知。

然此兇手既能不惜生命而受人僱傭。除非得有重金，別無他法可使其如此效死，是則主使殺人之人，必為富有金之人可知矣。此亦偵探者最宜注意而不可忽之處也。又聞瑟公未被殺以前，已得有消息，曾於家中匿居數日，然以重於此日歐陽君之請，並須自作主人答席，故終出外應酬。以此推之，則殺瑟公者，必距此暗殺案最近發現之仇人，不然，瑟公何早不聞此消息，適於此數日間得此消息耶？

又有可疑者，瑟公住華界順徵裡，與英界毗連，且其地夜間行人甚少，易於逃匿之處也。然暗殺者終不於夜間要之於瑟公住宅之左右，而必殺於四馬路稠人廣眾之中；不殺於其每日必至之處，而反殺之於其不必常到偶一往臨之處，此又不可解之一事。今者捕房偵騎四出，未聞得有何消息，其或未將此案之線索尋著耶？抑已得有虛隙，而因事須秘密不宜宣耶？總之無論其何種暗殺，如能將其端緒細細推測，加以細索，終未有不能得其情以破案者。況我國暗殺者之手段並不高尚耶？如有福爾摩斯在此，吾知此案不難立破。嗚呼，欲為福爾摩斯者，曷乘此以急起，此亦立名之一好機會也。

春泉念畢，笑向靜齋道：「這位主筆先生，瞧偵探小說瞧的發了魔也，弄這筆頭，萬一巡捕房裡人聽了他的話，這劉小泉就要吃冤枉苦頭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說倒說得未始無理。」

春泉道：「錢公館已把出賞格掛了出來。共有到四千塊錢呢。這樣的重賞，總有人貪圖的。」

靜齋道：「上海縣也有賞格登在報上。」

春泉道：「在那裡？我沒有瞧見。」

靜齋翻給春泉道：「這不是麼？」

春泉隨念道：「上海縣為懸賞緝拿事。本年九月二十六夜九點鐘時，據二十五保二圖地保張兆岐報稱，今晚八點鐘，身圍四馬路南平安裡口，有職商錢瑟公在途被匪徒兩人用槍轟傷身死。該匪頭戴外國帽，面似瘦長，穿灰色布黑布衣服，逃逸無蹤。報求核示等情到縣，除驗訊通票飭緝外，合行懸賞緝拿，為此格仰諸色人等知悉，爾等如能將此案逃凶拿獲者，賞洋一千元；知風報信因而拿獲者，減半給賞。此係捐廉，儲庫以待，訊實即賞，決不食言，須至賞格者。」

念畢笑道：「賞格上也有決不食言，難道做了官，也怕人家信不過麼？」

靜齋道：「他這句話原是要人家相信，但是有幾個有心計人，反被這句話招的信不過起來了。」

隨問今天瑟公殯殮日期，你去不去？春泉道：「我身子裡有點子不好過，不去了，你是總去的。」

靜齋道：「多年老朋友，臨末一日，總不能夠不去拜拜。」

春泉道：「巡捕房裡，辦理此案，十分認真，前晚和瑟公同檯面的人，聽說也派包打聽去一個個查問呢。」

靜齋道：「那也不過白費一番心罷了，不見得查得出什麼。」

春泉道：「事情呢也只好這樣辦，一把亂頭髮，請教從何理起。」

靜齋道：「現在做人也真怕，動不動就是暗殺，三四年前，這種事情是不很聽得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倒又想起一事來了。那年子天津巡警道，派一個委員，名叫胡鐵帆的，到京裡去偵探匪黨。有一天，忽地接著胡鐵帆一個電報，說在探案時光，被匪黨暗殺，擊中要害。巡警道接著此電，大吃一驚，立刻上轅，面稟直隸總督，請制台電請民政部查驗槍傷，傷得怎麼個樣子？制台果然打了一個電報給民政部，民政部接著警電，大大吃了一驚，皇都裡頭，匪徒膽敢開槍傷人，那還了得？霹靂火箭，札飭內外兩廳，匆匆的查問。

廳丞不敢怠慢，把所屬各區地面挨區詳查，查了一個遍，並沒有開槍傷人事情。再詢各醫院，各客棧，各會館，也並沒有被傷姓胡的人。回稟民政部，民政部立刻電復直隸制台，制台不勝奇怪，再派許多偵探員進京查詢，定要查一個水落石出。偵探到了京裡，詳細查訪，不但沒有槍傷的人，連那胡鐵帆也蹤跡杳無，不知到那裡去了。直到後來，才曉得胡委員到京後，並沒有辦過一回公事，終日在窩子裡花天酒地，所有領到手的偵探費，都已花銷淨盡，上司跟前交不出帳，銷不落差，異想天開，特造出這個假電來，以為搪塞之計，不料小題大做，竟掀起這樣的大波瀾，那是捏造假電時光萬萬料不及的。」

正說著，忽見孫達卿進來，靜齋問他棺材怎樣了？達卿道：「已在曲江裡永祥豐號看定一具，不過價錢大一點子，裡頭（指太太們）倒也合意。」

靜齋道：「自然總要他們合意才好。是什麼木料的？」

達卿道：「楠木倒是真楠木，行情也可以了，四百兩銀子呢。」

靜齋道：「只要東西好，多出兩個錢也值得，他們橫豎出得起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們在講點子什麼？」

靜齋道：「達卿在錢公館幫忙呢，他與瑟公本是很要好的。」

春泉方始明白。這日靜齋達卿都到錢公館去奠弔，春泉只送了一副弔禮，說到發引之日，再去執紼。瑟公平日人緣甚好，所以靜齋等一眾朋友，沒一個不去幫他的忙，並且人人巴望早日破案，以泄死者的冤忿。就像在下。雖與錢瑟公風馬無關，他不曉得我姓甚名誰，我不曉得他眉長眼短，那巴望破案的熱度，卻與那寅年世誼各仁翁差不多高下。

看官，你道為何？原來這樁案子一破，上海各方面都要得著利益。

第一錢瑟公伸了冤仇；

第二偵探家得著重賞；

第三編書的得著了好資料，又好胡說亂道，湊成功好幾回小說，孝敬看官們；

第四看官們瞧了在下這不成文小說，也好噴噴飯，解解悶，省點子精神，增點子壽命。怎奈這兩個凶徒，本領實是高強不過，也不知他躲避在什麼地方，任你大偵探家多方偵察，各處搜尋，終沒點子端倪。當晚同席諸人查過不算外，再把瑟公平日請客底簿，並他人邀宴的客票，弔閱了細細研究，明查暗訪，十分討好到十二分，依舊訪查不出什麼。

瑟公的眾朋友，又在南京制台、蘇州撫台兩處，進了兩張公稟，叩請諭飭上海道，轉飭縣廳，認真緝凶，務獲解究。上海道奉到上司公事，就和警局總辦汪道台商量，錢案的兇手，外邊傳說，不出馬夫戲子及天津流氓一流人物，最好選派熟悉天津口音的偵探，四出調查，才能夠巴望破獲。汪總辦一口應允。俗語說得好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，錢瑟公這案，經不起上上下下齊心認真的辦，不到一個只，果然宣說兩個正凶，已在靖江地方緝獲了。那時光，第一個得著消息的就是馬靜齋。靜齋快活得什麼相似，興頭頭告訴費春泉。春泉道：「你那裡得來的消息？」

靜齋道：「眼下曉得的人還少，明天報紙上登了出來，必定大眾咸知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兇手在靖江，怎麼樣捉著的？」

靜齋道：「聽說那人係由小火輪下划船時，躍入河中，輪船上人因見事情來得奇突，就把他二個同伴捉住了，送到巡警局。巡警局問他為甚緣故？兩人都回不知道。這時光投河的那人也被巡士救了起來，送到局裡。局員審問他為甚投河？那人道：我們都是匪黨，現在因為黨頭人與我不對，要傷害我性命，所以投河自盡，免遭他們的毒手。」

局員審畢，隨把一千犯人押在局中。不料到了夜間，投水的那人又拿刀來自斲，看守的巡士忙著搶救，總算沒有闖出禍來。局員見他兩回求死，曉得裡頭總有奇怪情事。重行審問，那人供稱在上海犯下殺人重案，逃到這裡，現在他們曉得官府懸著重賞捉我，要把我報官請賞，我不高興作成他們發財，情願自己尋個死路，所以兩回自盡。

局員問他殺的是甚麼人？那人道，我殺的不是無名之輩，就是現下大眾傳說的錢瑟公。局員道，你與瑟公有什麼仇恨？那人道，我初時曾在錢老爺開的報關行裡當過小工，受過他的虐待，後來販賣私土，又被他稟官究辦，所以傷掉他性命，出出胸中那口惡氣。局員審畢，就把他解到縣裡。靖江縣重行審問，問他行刺的情形，那人供出，卻與上海來的公事上所載不很相同。又問他兇器放在那裡？那人道，手槍用過後，用油布包好了，安放在虹口大昌棧房地板下。靖江縣問畢，一面把那人收禁，一面移文到上海。現在上海縣已派差靖江去關提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這樁案子破得恁地迅速，倒也料不到的。」

靜齋道：「上海巡捕房幾個包打聽，本都是人頭頂上的人，就是小說上頭所稱的大偵探家。福爾摩斯，聶格卡脫、馬丁休脫、桑伯勒，那種神出鬼沒的本領，也不過這樣。這樁案子審結後，我曉得總有人編出一部上海暗殺案的偵探小說來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又不在上海破案，怎麼曉得是巡捕房包打聽本領呢？」

靜齋道：「作興包打聽在那裡查著了，會同了巡警局一同捉住的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那也是你的理想罷了。」

過了幾天，兩個兇手果然提解到上海，連審三堂，才知這兇手是滑頭的，馬靜齋等盡都失望。原來靖江地方有位姓王的小老爺，圖想五千塊錢賞格，才串出這局把戲來。那滑頭兇手姓王，名叫王三，山東臨青州人氏，向在上海怡和碼頭充當小工。九月裡碼頭上發現了一樁串竊煙土重案，王三恐怕被累，星夜逃到鎮江去，在輪船上碰著了一個熟人，就是向在捕房充當華捕的張傳和，不知怎樣，忽地發起癡來，投河求死，浮到靖江地面，就碰著那位姓王的小老爺，王老爺救起了王三，問了幾句話，見他呆頭呆腦，呆的利害，心機一轉，這倒是個發財好機會，好好一塊天鵝肉送進我嘴裡來，再放他跑了去，我也是呆子了。現在上海那樁暗殺案，不是懸著重賞捉拿兇手麼？遂向王三道，你要發財不要發財？

王三雖是呆子，聽了發財兩字，心裡也喜歡的。忙答我是個苦人，怎麼能夠發財？你老人家可有法子替我想想，我發了財，總忘不了你老人家恩典。

王老爺道，我瞧你這麼一個人，能幹是很能幹的，叫沒有人提拔，倘有人肯提拔你，一定可以發大財。

王三道，你老人家可肯發個慈悲，提拔提拔我？

王老爺道，你要我提拔，須先依我一樁事情。

王三道，准期依你。但不知這樁事情，我辦得來辦不來？

王老爺道，只要你肯辦，有甚辦不來？你替我辦了這樁事，我就替你薦一個很好的生意，你要做工頭也可以。王二心想，怡和

碼頭上做一個工頭，一年怕不有八九百銀子進益。遂道，你老人家果然肯薦我做了工頭，我就替你去死也肯。

王老爺道，呆子，你死了工頭叫誰去做？我總不會叫你死的。你明天到了縣大老爺堂上，縣大老爺問起你為甚要投河，你就說在上海用手槍打死了錢瑟公，怕人家捉住，所以投河尋死。倘然問你那裡來的洋槍？你就說鎮江孫姓盜案，我也有分，手槍是頭兒分給我的。

王三道，我認了人命官司，不要償命的麼？

王老爺道，怕什麼？有我替你作主，就謀反叛逆都不要緊，至多關上十天半月，依舊可以出來。王三大喜，滿口應承，到了靖江縣堂上，就照王老爺所教口供，一字不遺說了一遍。解到上海，不知怎樣竟會醒悟過來，到上海縣堂上，立刻就翻供。連審三堂，都說上了王老爺大當。當下靜齋向春泉道：「上海地方，真是無奇不有，出了重賞，兇手都會有滑頭的。現在上海縣於正凶之外，倒還要捉一個王老爺，真是奇妙不可思議。這位王老爺一天不到案，這樁案子就一天不能夠明白。倘然再出一張賞格，那個人捉到王老爺，賞他五千塊錢，不知還要鬧出怎樣的笑話來。」

春泉道：「果然出了捉拿王老爺賞格，這樁案子還要離奇呢，不知更有幾許趙錢孫李的老爺紛紛湧現也。」